

百花文艺出版社

山路弯弯

罗朝军 著



山路弯弯

罗朝军 著



山路弯弯

罗朝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³/8 插页 2 字数 274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174—2/I. 1939 定价:13.70 元

内 容 简 介

地处大巴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县——云岗，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改革开放的春潮在大江南北涌动的时候，这里仍是一块坚冰，一抔冻土！

穷则思变。思，应该是一种热热辣辣的思；变，应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变。

毫无疑义，改革开放为云岗的山，为云岗的水，也为云岗的人和事，为云岗的一切的一切带来了思变的契机。然而……

改革的道路，是如此的坎坷，如此的崎岖，充满着暗礁和险滩，潜流和骇浪，悬崖和险峰……

改革者的足迹，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酸楚，充满着亲和仇的矛盾，爱和恨的交织……

本书着力刻画了开拓进取的肖云飞、权迷心窍的胡世元、憨厚淳朴的涂明亮……他们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在云岗县这个社会舞台上，各自为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苦苦地追寻和索求。

他们的目标能实现么？

也许！？

凡人凡事

——序《山路弯弯》

陈官煊

罗朝军的长篇小说《山路弯弯》出版了。

作为读过这部小说原稿和为它的出版张罗过的我，不仅感到高兴，还从中分享到幸福。

我和朝军相识，是从买卖关系开始的。朝军的夫人在我们文化局家属院的邻近开了一个副食店，我家里购买油盐酱醋总离不开那里。初识朝军，以为他是从农村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那土著的打扮，叫人联想到五十年代的农民。后来才知道他参加过军，转业后一直在粮食部门作政工工作。或许是“部队”和“政工”的锻炼吧，他为人诚恳憨厚，举止严谨，不善言谈。

今年年初，朝军告诉我他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被人拿去至今下落不明）。乍一听，我吃了一惊，他也写小说？及至读了他的《山路弯弯》原稿后，我才确信他不仅会写小说，而且写出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数易其稿，可供利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朝军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写的是平平凡凡的事。虽是凡人凡事，却是大巴山区改革开放的宏大画卷。《山路弯弯》的朴实风格和浓浓的乡土气息，恰似朝军的人格和品质。我是喜爱这部

作品的，也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喜爱。

朝军初战告捷，更加严峻的大仗还在后面。但朝军是当过兵的人，他一定懂得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将意味着什么，这不仅要付出千倍百倍的坚韧，甚至要作出很多很多的牺牲。

大巴山是出将军的地方，也是出诗人、作家的地方。祝愿朝军和“大巴山作家群”结成盟友，一起腾飞。

九五立秋达川市

目 次

引 子	1
第一章 暮色苍茫	8
第二章 暗渡陈仓	46
第三章 后院起火	85
第四章 投石问路	120
第五章 疏影横斜	171
第六章 海外来客	210
第七章 风暴骤起	243
第八章 雾水迷茫	280
第九章 山高水长	315
第十章 情系巴山	348
尾 声	378

无端虚度了多少时光，美好
的意愿犹如箭在弦上……

——题记

引 子

这里，名为云岗县的县城，实则是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大集镇。整个县城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只有七条街道，人口不足六千。

这个县城虽然不大，但历史却不短。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因为它一脚踩三县，又是通往陕西的必经之地，加之山上的农民种植鸦片，所以才招来了一批又一批商人、土匪、袍哥大爷、风流公子在这里聚会。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条街道，当时取名叫风流镇。不知是哪个烂文人的手迹，如今在一个古戏楼上“风流镇”三个大字还赫赫在目。

当时的风流镇只有一条独街，却有五个茶馆，四个旅社，三个饭馆，两个戏楼，什么“一品香”、“千里红”、“逍遥宫”、“小姐楼”，乌七八糟的名字取得花哨极了！

说来也很奇怪，这里虽然是大山区，但姑娘们却一个比一个长得水灵，那苗条娇美的身材，那白里透红的脸蛋，那甜脆亲切

的笑语，那晶莹发亮的眼睛，一个个像仙女一般。正是因为这样，在这风流镇上曾经演出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风流韵事，把这个小镇的名声搞得臭不可闻！据说有一位县大老爷和一个土匪头子为了争夺一位名妓，大动干戈，一次就打死了十二个人，演出了一幕血溅小姐楼的惨剧。

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那些被疏散在农村的居民陆续返回了风流镇，重建自己的家园，一些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农民和待业青年，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不断地盖起了茅草屋，石棉房，有的大户人家修起了钢筋水泥的小洋房。县委、县政府和各部局也先先后后盖了不少高楼，为这个古镇又增添了几条新街。风流镇变得神气、大方、有派头了。

风流镇的前面有一条大河，叫野马河。它虽然称之为大河，但却没有长江、黄河那样奔放、气派，它有时纤柔、轻盈，远远望去像是一条银色的玉带，飘拂在丛山峻岭之间。但是，每到洪水季节它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行暴虐，无情地扫荡着沿岸的庄稼、村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灾难。所以，人们称它是野马河。

野马河日夜奔流不息。它仿佛像一盒跨越时代的录相带，忠实地记录着这风流镇，这云岗县的过去、今天，甚至将来，以及风流镇和云岗县人生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山沟里。

1992年春天。

天刚蒙蒙亮。云岗县城淹没在浓浓的大雾里。无论是那低矮的茅草屋，石棉房，还是那高大的大洋房，都像一群孤独寡欢的老人紧闭着昏浊凹陷的眼睛，佝偻着干涸枯竭的身躯，惆怅地蹲在迷迷蒙蒙的大雾中。稀疏的路灯活像死鱼的眼睛闪烁着白

刷刷的光冷森森地瞪着那灰白的街面，没有一点儿活气。

一只野猫突然从一个巷道窜出，瞪着绿森森的大眼，像箭一样穿过街面向草丛中逃去。

几声鸡啼远远地传过来，打破了清晨的幽静。不一会儿，鸡叫声由远到近，此起彼落，由小到大，汇成了一曲雄壮的大合唱，为这个小城新的一天打上了冒号。

云岗县城在一片鸡啼声中慢慢苏醒了。

这时，黑黢黢的县委大院里，一辆老掉牙的北京牌吉普车突突地叫了起来，两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穿过浓浓的雾罩把整个县委大院照得亮晃晃的。突突突的马达声唤醒了县委副书记胡世元、宣传部长葛志、组织部长任世安、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汪明发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小佳。他们不约而同地轻手轻脚地打开了自家的窗户，阴悄悄地盯着那辆北京吉普沉重地爬出县委大院，不由得泛起一缕得意的笑容，仿佛深谙水性的水手侥幸避过鲨鱼的追袭之后的窃喜和庆幸。

胡世元眯着一双金鱼眼，从窗口窥视着老吉普向县委大院门口爬去，心里暗暗骂道：“你龟儿子肖云飞也有今天！硬是活得不耐烦了，想在老子头上动土！叫化子要黄连——自讨苦吃！”

胡世元正暗暗高兴的时候，只见从大门旁边闪出一个矮笃笃的人影来。那个人影跟在车屁股后面一直到了大门外才立住了脚。胡世元再一细看，才认清这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县委常委、县长涂明亮。涂明亮爬在老吉普的窗口上，不晓得向肖云飞捣鼓了些啥玩儿，老吉普便一头闯进浓雾里去了。涂明亮挥了挥手，自回家去了。

胡世元压根儿没有料到涂明亮还有胆量为肖云飞送行，禁不住低声骂道：“你这个老屁眼虫硬算糊涂到家了，也不看看时

候，火烧起来了，人家躲都躲不赢，你还要惹火烧身！以后有你的好戏看咧，哼……”

胡世元关上窗户，爬上床去，一把抱住马晓芳说：“狗日的肖云飞滚蛋了，这云岗的天下是我们的啦！”

马晓芳没有吱声。胡世元一把将马晓芳的脸扭过来，想亲个嘴。在暗淡的灯光下，胡世元发现马晓芳的脸上挂着几颗亮晶晶的泪水珠儿。他顿时火冒三丈，啪！啪！啪！马晓芳的脸上响起几个清脆的耳光。“我日你妈，他肖云飞滚蛋了，你为啥流泪？今天你不给老子说清楚，我就把你甩进野马河去喂鱼……”胡世元咬牙切齿地骂着。

云岗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迟。春分已过，巍巍大巴山区仍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奔腾咆哮的野马河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巨蟒盘亘在丛山峻岭之间。高耸入云的将军岭犹如威严的哨兵，披着雪花白的风衣庄严肃穆地守卫着巴山的北大门。雄秀奇险的青龙山仿佛一座巨大的冰山横亘在川陕边界上，令人望而却步！

北京吉普驶出巴掌大的云岗县城，风驰电掣般地转上了通川公路。把着方向盘的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叫石岗，今年二十三岁，复员退伍军人。这小子原本是个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热情似火气壮如牛的角色。可是今天，他却口若寒蝉面如冰霜，满脸乌云密布，眉梢愁锁千钧，仿佛一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似的。他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驾驶着那辆斑痕累累的老吉普，机警的眼睛不时从后视镜里留意着坐在后排的那条金刚汉子。那汉子就是肖云飞，云岗县的县委书记。前不久，他接到了省上的通知，要他回省委反省。这会儿，他正眯着疲惫的眼睛，一件灰不溜秋的风衣紧紧裹住瘦精精的身子，双手抱住黑色公文包，枕着硬梆梆的椅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尽管吉普车颠簸得犹如腾

云驾雾一般，而他却一动未动。石岗看了，心头禁不住沉甸甸的。肖书记如今大难临头了。该不会出事吧？他的身体虽然强健如牛，但几个月来由于痛苦的折磨，那剽悍的身躯早已一天天消瘦下来了。如今返回省城，前景难卜。这又是多大的精神压力呀！他能吃得消吗？石岗想到这里，忍不住问道：“肖书记，你在想啥子？”

“啥也没想。养养神嘛，回到省委才有充沛的精力交待问题呀。不养精蓄锐，能行吗？你说对不对，小石？”肖云飞带着几分风趣的口吻说。

石岗听了，心头不觉酸酸的辣辣的怪不是滋味，禁不住替肖云飞打抱不平起来：“省委也真是官僚主义！只凭一纸检举，一份报告，就……”

“不。”肖云飞打断石岗的话，意味深长地说：“改革嘛，是一场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当然就要付出代价啰。反省算个啥？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反省可以使人的头脑更加清醒，更加深刻地思考问题，认识问题，避免少犯错误或一犯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嘛。更何况组织上还没有给我下结论呢。等回到省委把情况汇报清楚了，还可能有重返云岗的转机呀……”

石岗不再吱声了。他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双手不时地转动着方向盘。

老吉普在蜿蜒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着，它似乎与石岗的心情一样的沉重！

太阳升起来了。万道霞光驱散了清晨的浓雾。大巴山脉像一位撩开面纱的少女把她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展现在肖云飞的眼前。他打开吉普车两边的窗户，湿漉漉的空气顿时灌进车里，犹如一剂兴奋剂，令肖云飞神清气爽，热血潮涌。他一会儿将头伸

向左边，看看这；一会儿将头伸向右边，望望那。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低声吟诵起在一次赛诗会上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来：

大巴山啊高万丈，

野马河啊流水长，

山高水长风光好，

水也甜啊风也香。

.....

石岗看见肖云飞那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心情不禁也轻松了许多。

“肖书记，你真是个乐天派呀，如今都兵临城下了，你还稳如泰山！”

“小石呀，这么好的年华，这么好的时光，不快快活活，更待何时呀？你没听古人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嘛？这是人生的经验之谈呀，哈哈……”

尽管肖云飞发出一阵开怀大笑，但仍然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痛苦。他百思不得其解，中国办事为什么这样难？我们有些党内的同志成天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党中央知道吗……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老吉普气喘吁吁地爬上了风景如画的青龙山。

“小石，休息一下吧。”肖云飞提议道。

嘎吱一声，老吉普停下来了。

肖云飞打开车门跳下车来，健步如飞地登上了青龙山顶。他伫足眺望，只见那连绵起伏的山峦在皑皑白雪的包裹下，映衬着金色的阳光，真有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之慨。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正冲破雪的封锁，一枝枝粉红的花蕾迎着朝阳含苞待放。那巍峨的野马河电站拦河大坝仿佛像一把巨大的铁钳紧紧地锁住了

野马的脖颈，使放荡不羁的野马河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肖云飞看着这一切，便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喷着热气的泥土，送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禁不住感情的潮水犹如大海一般翻腾起来。他望着那巍峨的拦河大坝，望着那滚滚的野马河水，望着那层层不断的梯田，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掏出手绢把那抔泥土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揣进衣兜里，心里暗暗说道：“假若这一次一去不再回来，就让它作个永久的纪念吧……”

肖云飞看见石岗站在下面发楞，便尽快地收回了思绪。他不能让自己的情绪感染了石岗。他毕竟是初涉世事的年轻人啊！

“小石，快上来看看啦！”肖云飞动情地叫道，“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石岗摇了摇头。他根本没有兴致来观赏这山川秀色，更无心去指点江山，妄加评论。他所担心的是：肖云飞这一去还会回来吗？

一阵山风如醉汉似的打着唿哨从石岗的身边呼啸而过，几排刚刚吐出新芽的柳枝在山风中摇晃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哀愁，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在春天里不该发生的故事。

肖云飞高高地站在青龙山顶上，晨风吹开了他的风衣，他双手叉腰，两眼极目远眺，宛如一尊塑像屹立在青龙山顶。

天空像海水洗过的绸缎，蓝得令人眼花。一只雄鹰张着矫健的翅膀从肖云飞的头上飞过，两只翅膀张开着，一动不动，像滑翔一般，显得如此轻松、自如。

阳光照射在雪山顶上，放出五彩缤纷的光彩。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雪崩的声音。

肖云飞梳理了一下他那蓬乱的头发，微微地笑了。

石岗按了按喇叭，催促肖云飞赶快启程……

第一章 暮色苍茫

公元 1990 年。

春节过后云岗县委召开的第一个干部会议在元宵节下午召开了。县委小会议室里分外热闹，县委书记下乡去了，常务副书记胡世元主持了这个会议。他今年刚五十出头，一张油汗脸再配上一双粗短的眉毛和一对小眼睛，再加上一个蒜头鼻子，叫人看去有一种格外聪明、机灵的感觉。特别是那对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又给人一种足智多谋的感觉。这时，胡世元在讲台上翻动着两片薄薄的嘴唇侃侃而谈，唾沫星子满天飞。而台下呢？三个一坨，五个一伙，有的在拉家常，有的在吹牛皮，有的在打毛线，有的在看地摊文学，闹哄哄，乱糟糟，像猪儿市场一样，根本不像个开会的样子。胡世元用他那耗子眼扫视了一下会场，见没有多少人欣赏他的高谈阔论，禁不住把一张油汗脸拉得长长的，紧蹙粗大的短眉，把两只小眼睛瞪得圆圆的，同时挺直了那富态的腰板，一手扼住那只小巧的茶杯，一手支撑在讲台，把平和的嗓音陡然提高了八度。

“喂！你们哪有那么多穷狗屎话说不完啰！整个春节前前后后要了二十天，够意思了嘛！哎！你们简直是壁上挂狗皮——太不像画（话）了！……”

胡世元狠狠刮了一通胡子，会场上安静下来了。

胡世元咕嘟一声，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我给大家讲清楚，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我们党员、干部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坚持党性原则，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听打招呼，自认为云岗县是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能行吗？哎？”

“喂！你听，胡世元又要抓阶级斗争了。”会场里一个小青年低低地对旁边一位同志说。

“抓个卵！假正经！”另一位同志回答说。

胡世元用冷峻的目光向全场扫视了一遍，全场鸦雀无声，方才缓了缓口气，继续说：“今天已经是正月十五了，可是还有少数同志至今未返回单位，下个月的奖金恐怕应该敲个缺缺了吧？这些同志应该向我们的王书记看齐，王书记大年初一刚过，初二就下乡去了……”

胡世元讲得正提神的时候，突然，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小佳急匆匆地走到胡世元跟前，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阴沉沉的，宛如雾霾紧锁的山岳，他神秘莫测地凑近胡世元的耳畔，低低地嘀咕着什么。全场阒然无声，上百双眼睛犹如探照灯一般一齐投射到胡世元的油汗脸上。只见胡世元那张胖乎乎的油汗脸始而惊愕，继而冷漠，那两道粗短的浓眉皱成了一堆堆。胡小佳的话音刚落，胡世元像只皮球一样从圈椅上弹了起来，一边收拾笔记本，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宣布：“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王书记在乡下出事了！”

顿时，全场一阵骚动。

“什么？胡书记，你说什么？”

“王书记在乡下出事啦！”胡世元又重复了一句。

“出了啥事？”

“咋个回事？”

“在哪里出的事。”

“不知咋个回事。他，他去世了！”胡世元咧咧咽咽地回答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有几分悲恸，眼角边湿漉漉的，泪水在眼圈儿里转动着。他情不自禁地摘下了头上那顶黑色呢绒帽，木然地伫立在讲台前。

会场里又是一阵骚动。

“啥？啥？王书记死啦？”

“咋个会呢？咋个会呢？”

“一个好好的泥腿子书记，咋个会出事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哼！……”

“唉！……”

“嗨，嗨！……”

有人惊疑，有人迷惘，有人叹息，有人惆怅，也有人悲哀，也有人幸灾乐祸……议论声此起彼伏，顿时把整个会场搞得沸沸扬扬，仿佛开了锅一般！

大约过了一刻钟，胡世元才沉重地抬起头来，痛不欲生地说道：“大家莫议论了，快回办公室等候派遣吧！小佳，你马上通知常委们火速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胡世元说完，泪如泉涌。不少人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刻，王立本的妻子张春梅正在家里忙乎着。她家住在县委大院三栋二单元七楼一号，也是这幢楼的最顶层，两室一厅一厨的房子还算宽绰。王立本这个农民出身的“草鞋书记”，大部分时